

4.容闳赴美购“制器之器”

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会见容闳。这次会见，对后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创办产生重要影响。



容闳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广东珠海市）人。容闳自幼家贫，无钱上私塾读书。1835年，7岁的容闳随父去澳门，进入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小学读书，13岁时入澳门的西式学校“马逊礼学堂”读书。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该校停办，容闳回到村里卖糖果、拾稻穗，到澳门当小工，挣钱养家。1842年，马礼逊学校从澳门迁到香港，容闳进学校继续学业。

1846年，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医生因夫人患病请假回美国，临行前他在课堂上宣布，凡愿跟他到美国去的请站起来。容闳第一个站起来。1847年1月，19岁的容闳同另两位同学黄宽、黄胜同学跟随校长布朗到了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读高中，这所学校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科。在布朗夫人的帮助下，容闳读完高中。1849年，他从孟松学校毕业时，面临着选择：要么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进大学。容闳选择了后者（后来他通过布朗夫人得到了美国佐治亚州萨伐妇女会无附加条件的资助）。当时容闳拒绝当传教士的理由是：“我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

佳，未必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1850年秋，容闳考入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大学读文科的中国人。

容闳赴美，本是一次为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异国求学之旅。但是，他作为鸦片战争后最早接受西学的中国人之一，他亲眼看到祖国饱受列强凌辱，体会到中国人在西方的地位之低下，爱国心日益炽热。他在自传中写道，在美求学，“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他立下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的志向，他认为，“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大学四年中，他的英文成绩一直为全班之冠，他与同学、师长相处甚佳，思想远比同龄人成熟。容闳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快快不乐。”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已经拥有美国国籍，并且有不少好的工作位置等着他，但他决意回国。1855年，容闳从纽约登船，经过154天的航程，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

回国后，容闳先后担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海关翻译等职，他目睹了晚清朝廷的腐败和残暴，眼见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把持海关、船运、对外贸易甚至是外交和军事，非常苦闷。受过长期西方近代教育熏陶的容闳，怀有教育救国的夙愿，苦苦探索了几年，却找不到实现抱负的机会和途径。太平天国曾使容闳产生一线希望，他想在那里寻找机会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计划。

1860年11月，有两位美国传教士想来到南京探险“天国”内幕，请求容闳陪同。“太平天国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这都是容闳急切想要了解的。他对这次旅行充满兴趣和期待。11月6日容闳一行从上海乘船出发，经过十多天的坎坷曲折，于当月18日抵达南京，拜谒了太平天国晚期领导人干王洪仁玕。洪仁玕（1822—1905），小名谦益，号吉甫，是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1851年1月，太平军起义于金田时，洪仁玕没能赶到。后洪仁玕发动起义失败，于1852年4月逃到香港，在香

港皈依了基督教。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多年，接触到西方文明，是太平天国领袖中眼界最阔广、思想最开明者。1859年洪仁玕转辗来到南京，即受洪秀全委托总理朝政，并提出一个治国方略：《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条件下挽救太平天国垂危事业的先进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出自于此。然而，几年来的内讧、自相残杀，已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仁玕担任“天国”总理时，“天国”已走上末路，《资政新篇》难以贯彻实行，成为一纸空文。

容闳1856年在香港就认识了洪仁玕。如今容闳到访，旧友重逢，甚为欢喜。寒暄之后，干王问容闳对太平军的观感，是否赞成太平军起义并想与他共事。容闳解释说并无意投身太平军，仅为探望故人而来。干王再三问，容闳向他提出了考虑已久的七条改革政见，包括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堂、建设海军学校、建设改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颁定各级学校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容闳说，如果采纳他的这七条政见，愿为“马前走卒”。两天后，洪仁玕同容闳讨论了这七条建议，接着便无音信。原来干王并无实权，容闳的改革方案落空了。等待多日，洪仁玕让人给容闳送来了个小包袱，打开一看是一枚官印，他们授予容闳“义”字官衔，按太平军官制，“义”是四等爵位。容闳大惑不解，他是来探讨救国之道的，不是来要官做的。容闳又在太平军内住了一段时间，对天国后期领导层的腐败、低效倍感失望。他看到太平天国充满蒙昧，“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和“中华共和国相去甚远”，感到他们成不了事。“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容闳遂告别干王，于1861年1月上旬，同两位美国传教士一起返沪。

回到上海后，容闳接受了上海颠地洋行的聘用，专职茶叶采购，来往于上海与九江之间。他做了三年茶叶贸易，在经济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容闳的理想并不是当成功的商人，所以心情并不舒畅。“像现在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

容闳如一片树叶飘零，不知归宿在何方，不知报国理想何以实

现。正当他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之时，曾国藩要召见他。

1863年某日，容闳正在九江做茶叶生意，忽然接到友人张斯佳寄自安庆的信。容闳与张斯佳是1857年在上海相识的，当时张是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曾国藩克复安庆后，他被招进曾国藩幕府。张斯佳在信中说，承总督之命，邀请容闳到安庆一见。曾国藩早前已经通过李鸿章、李善兰等人的介绍，得知有这样一个具有留学背景、熟悉洋务、抱负不凡、诚信可靠的年轻人，也急于招邀容闳效力，为他助一臂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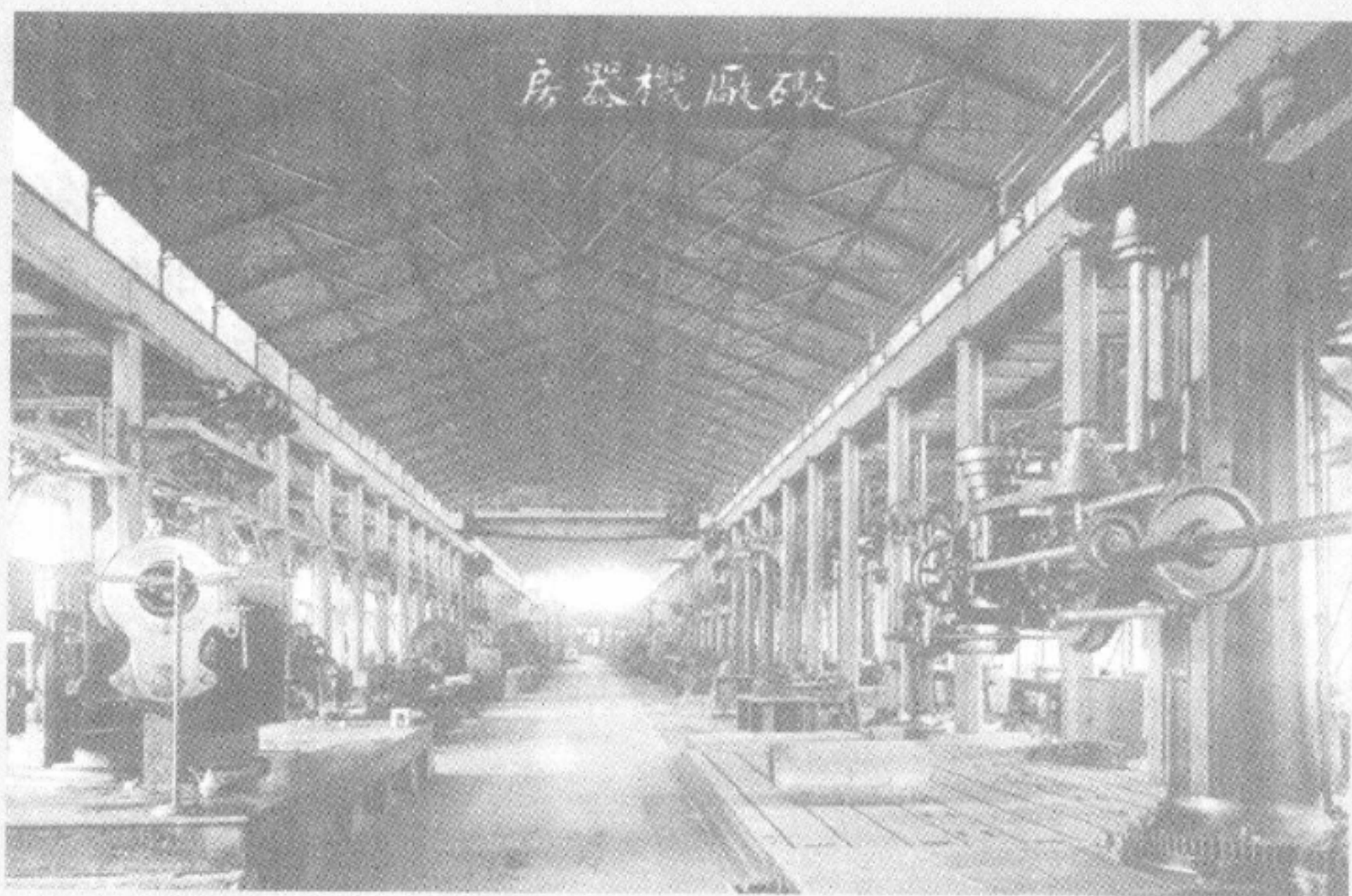
容闳并不知曾国藩的用意，想到自己曾与太平军有接触，又想到这几年出入太平军辖区收购茶叶，心中狐疑，害怕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有诈，便婉言谢绝了邀请。此后，他又接连收到张斯佳、李善兰的几封信，信中详述曾国藩的想法，这使容闳疑团尽释，决定应招前往。

1863年9月，容闳到安庆，李善兰、张斯佳、徐寿、华蘅芳等被曾国藩招入幕府的精英都来迎接他。第二天，容闳前往大帅幕府拜谒。初次见面，彼此言语不多。曾国藩有善于观相之能，他含笑审视着容闳，从头到脚把他看了个透，接着便开口说话。他说：

“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优秀的将才；你目光威严，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容闳很坦诚地告诉曾国藩，“我不懂军事，领兵打仗胜任不了，如果做不能胜任的工作，我将觉得忧愁”。听此答复，曾国藩很高兴，心想，这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召见100个人问这个问题，会有99人为了得到位置，马上回答说“能”。曾国藩还想，“这个人对自己有正确的估价，而且商谈时相当的谦虚”。

曾国藩开门见山地问容闳，什么才是对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容闳最想说的是自己最珍爱的派遣留美幼童的计划，但由于事前他和曾国藩的幕僚们有过交流，知道曾国藩眼下最想做的是设立机器厂。忆及回国数年间遭遇的困难，他醒悟到：曾国藩有可能终促成他的教育计划。所以，容闳搁下他的教育计划不谈，回答说：“中国

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当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把建设机器厂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提出建设“机器母厂”——能够生产出制造枪炮和民用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设备的工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再将这些不同的机械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国藩听后甚喜，请他同徐寿、华蘅芳详细讨论。一周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同时，容闳得到两封公文，允其领取6.8万银子作为购机费用。这笔钱一半由上海道支付，一半由广东藩司支付。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炮厂机器房

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出发赴美。他在上海时认识的美国机械工程师约翰·赫金斯全力协助他，并先他到达美国实行采购计划。

容闳1864年春到达美国时，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多数机器厂还在赶制军火，不接受订单。他俩经过多方奔波，终于同马萨诸塞州菲奇堡城的朴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签下合同，订购了130多种机器，需半年才能交货。这批机器从纽约装船托运，1865年7、8月间运抵上海。容闳赴美购机，从出发到购成、运抵上海，先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当时，江南制造局正好在上海虹口创办，这批来自万里之外的工作母机就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基础。

容闳完成了购机任务后，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容闳被擢升五品官员。从此，他走进了洋务运动的行列，成为其中的坚定分子。容闳一生至少干成过两件辉煌的大事，一件是为中国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购买了先进机器，另一件是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江南制造局的历史上，有着容闳书写的浓笔重彩的一页。1878年4月，耶鲁授予容闳名誉博士学位，在那个盛会上，特韦契尔牧师作了关于容闳的演讲，他说：“一个人出于基督教的动机，最高抱负是促使祖国文明前进，但他的头一件工作，竟会是创办一个兵工厂。不过，这倒也同他容闳热爱祖国的想法十分一致。”特韦契尔牧师确实说到点子上了：在容闳生活的年代，热爱祖国的最具体、最直接的表述就是造出坚船利炮以御外侮。